

能吏勤治水，留得青史名

古崖州地区虽沿海平地较多，降水也不少，但却不是天然适宜耕种的好地方。正如明代正德《琼台志》中所言：“况此间山高水浅，地多浮沙，若无河流以济之，则雨水虽多，耕作亦难。”于是，兴修水利的成果如何，成了评定地方官员政绩的一个重要标准。

在清末《崖州直隶州乡土志》中的“政绩”一卷中，前五名官员都有着不错的治水成果，皆因兴修水利而造福一方百姓。

梁正，广西永淳人。明正统元年（1436年）任崖州宁远县（今三亚市）主簿。据光绪《崖州志》载，当时崖州是“岩疆僻处，规画良难”，满目是岩石的海疆荒土，加上“崖人不知水利”，谈不上有效的农业开发。

“梁正不辞辛劳，日夜驰驱戎马，奔走风尘，细纺州属沿海渔人，逐月推算，得出月临卯酉，则潮涨在东西，月临子午，则潮涨在南北的科学计潮方法，对当时筑坝防潮，扩大（古）崖州西部罗马、乐罗、四所沿海地区播种面积，起到了积极的作用。”三亚市文史专家蔡明康介绍，梁正可谓是崖州第一任“水务局局长”。

在梁正的引导下，乡民筑起陂塘，灌溉田地三千余亩，此外他还“开伏沟、探沟，引望楼河水，灌九所、四所、乐罗、罗马等处田一万余亩；引抱旺塘水，灌那罗、抱贵等处田一千余亩。”

到了明代嘉靖年间，福建福清人林资深来到崖州任知州。初到崖州，望着滔滔向海的宁远河，与水利不兴得不到灌溉的田地，林资深说道：“此河可导而取也。乃即南土顺直者沟之，其地崇冈巨埠。然必此，斯不败于潦，不涸于旱。”随即引导众人疏浚连通宁远河的水道，旱可引水，涝可排水。最后“不期月而大功成焉”。

在任期间，林资深疏浚修通了“南北中亭、马丹、郎芒诸沟，深广数丈，灌田三千余亩”，加上“抚谕有方，境内宴然”，当时的百姓为它立碑颂德，今天在马丹村等村庄，仍可看见林资深所修渠道的遗迹。

沟不湮塞，水得常润

驱车经海榆西线，驶过望楼河，便来到人声嘈杂的乐东利国镇农贸市场，穿过镇墟没多远，向南拐入一乡道，一公里后，便来到了望楼村。村外是连片的稻田，而不远处，一条水量不大的土质沟渠隐藏在杂草丛中。村民告诉我们，这就是望楼沟，他们小时候常常在这条沟内摸鱼玩耍。

古代崖州，水利工程往往依河而筑，引低位的河水去灌溉高位的农田。史志中记载较为集中的地方有两处：一是崖州治所所在的崖城四周，也就是宁远河下游；另一处则是今天的乐东县利国镇一带，即望楼河下游。它们使得曾经广漠的海边台地变为养育千家万户的广袤田洋。

翻阅史志，望楼沟有两条，皆从望楼河中引水。光绪《崖州志》中分别记载：“望楼沟，城西八十里抱驾村前。引灌望楼田数百亩。”“桥门沟，望楼之别一沟。弘治二年（1489年），知州林铎开，引望楼水灌田。”



明初，崖城扩建，后河的一部分河段被改造成护城河。崖城护城河是海南水利史上的一个奇迹，有效运行直到清末。
何以端根据卫星图描绘追溯



时值盛夏，三亚市崖州区马丹村外，田野平坦广袤，夏禾初长，正是亟需水源灌溉之时。绿野中，一处溪流平静流淌，连接着两岸无数稻田间的细小支流；更远处，马丹村大隆西干渠似笔直的廊桥，高高横亘在稻田之上，从望不见头的地方引来一脉清流。古今的对比在这里悄然并存。

现在的三亚，以及乐东、陵水的部分地区，是为古代崖州辖区。翻阅史志，寻访古代水利遗存，在历史辗转变迁的痕迹中，总能发现千百年来这一地区的水利与农业、水利与城市发展、水利与普通民众生活的紧密联系。



明代中期崖州州官陈尧恩、林资深先后开挖的“南沟”水利系统现状。
何以端 摄

引得「千家」水 灌溉万户田

文海南日报记者 梁君穷



三亚崖州区马丹村附近的马丹沟。

海南日报记者 武威 摄

此外，在望楼村不远处的抱驾村（今为抱驾村），也有着一段“抱驾沟”。

弘治二年，林铎巡视乡野，到了抱岁、抱驾二村，发现“田地广漠，旱不能耕”。于是，他委托乐罗德化驿丞杨尊同，发动村民堵河蓄水、开凿桥门沟。当他来到望楼村时，发现这里同样缺水，就责成属下监督筑陂开沟引水。不到半年，抱驾沟、桥门沟都已修成。

无论是望楼沟、抱驾沟还是桥门沟，抑或是梁正所修的伏沟、探沟，都是引自望楼河水。望楼河水源出于今天千家山下（在今乐东千家镇）。

修好抱驾沟、桥门沟后，林铎谦虚地写道：“不过因水之势以分其势，因民之力以役其力，因地之利以成其利，特常事耳，是何功之可镌欤？”说明自己不过是因地制宜、发动民众而修建水利，并无太大的功绩。

同时他还说，自己之所以写下这篇文章，是为了让继任者，能够因为看到这篇文章而不忘兴修水利对老百姓的重要性，能够对水利常加提督，以使“疏凿之功不废，则沟不湮塞，水得常润，子子孙孙，皆得以乐其乐而利其利”。

水润城郊田，城由沃野兴

宋朝宰相卢多逊《水南村为黎伯淳题》（二首）中有一句：“上篱薯蓣春添蔓，绕屋槟榔夏放花。”元代王仕熙《水南暮雨》中写到：“明日买山栽薯蓣，早春荷锄剪芙蓉。”清乾隆时期任崖州知州的嵇震，也写了一首《水南暮雨》，其中写有“小溪绕郭二三里，短竹编篱四五家”之句。

在宋元时期关于崖州的诗歌中，薯蓣常常点缀其中。在当时稻米产量不足的情况下，耐干旱易生长的薯蓣常常作为充饥生存的必需品。而到了明清，薯蓣鲜见于崖州地区的诗文中。从元到明初的百年间，古崖州地区发生了什么样的变化？除了稻种的改良和番薯的引进，其中一大变化在于崖州地区水利的建设。

“明代前期，崖州水利宗数在全岛名列第二；百年间一举迈进精细稻作农耕的门槛。沟洫通，仓廩实，崖州社会自此骨肉充盈；衣食足，知礼义，崖州形成教化昌盛、人才辈出的第一波辉煌。”对海南乡土历史文化做过深入研究的文史专家何以端如是说。

围绕着崖州古城，方圆数十里内修建的大小水利设施数量惊人。如万历《琼州府志》记载：都陂在（崖）州东北十余里北厢。源自北黎山，流至落机村。昔人用木塞陂，障其正流，西开小陂，引以灌田，溢出北河入海。明正统二年，宁远县主簿梁正兴工修筑，引水灌耕大陂等处田。而后都陂崩坏堵塞，到了明代弘治元年，知州林铎亲自带着乡民开筑河渠，打造得更为坚固，得以灌田三千余亩。

更有埋鹅陂，仅在城南一里，算来距水南村也不过一里地，可能嵇震所言“小溪绕郭二三里”也与此有关。埋鹅陂是在宣德五年，由知州林黻修筑，灌田百余亩。到成化年间，知州徐琦又重修。

此外，还有石头陂在城东北五里；大郎芒陂在城西七里，灌田二百余亩；大郎芒陂，引水入岭沟、山沟、南铁沟、洽工沟及诸小沟，灌田二千亩；石牙陂在城西五里，灌田五十余亩……

围绕着崖州城，四周平野修建了大量的水利工程将宁远河水引入灌溉，造就一片沃野，也因水利勃兴，使得崖城更为兴旺。■